

《雪峰空和尚外集》版本考論

黃啟江

美國霍巴特暨威廉史密斯學院亞洲研究系教授

法鼓佛學學報第 30 期 頁 1-53（民國 111 年），新北市：法鼓文理學院

Dharma Drum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no. 30, pp. 1-53 (2022)

New Taipei City: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DOI: 10.6889/DDJBS.202206_(30).0001

ISSN: 1996-8000

摘要

雪峰慧空禪師（1096-1158）的《雪峰空和尚外集》或《東山外集》是流傳於日本五山時期的許多宋代禪宗典籍之一。經收入《禪門逸書》之後，才漸為佛教和禪宗研究學者所注意。不過，《禪門逸書》所收本是根據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日本五山版影印而成，但日本五山時期刻印或覆刻的該書版本甚多，有若干異同，不能僅以「五山本」概括稱之。故筆者於稽考各版本之後，將不同的五山本分為「五山版①」、「五山版②」、「五山版③」……等等，合「安土桃山版」、「江戶刊本」、「明治抄本」及「嵯峨本」等一併討論。

諸本之結構，除卷數之分有不分卷、一卷和二卷之差異外，主要之不同在序、跋之篇數及組合。有無序、一序、二序、三序和無跋、一跋、二跋之組合。本文皆予以比較考論，期有益於此部東傳日本禪籍之研究。

雪峰慧空是南、北宋之際臨濟系黃龍派的禪僧。他是草堂善清（1057-1142）法嗣，晦堂祖心（1025-1100）法孫，黃龍慧南（1002-1069）之曾法孫，屬黃龍派第四世。黃龍派在宋代禪宗史及中、日禪宗交流史上舉足輕重，不容忽視，但它在北宋以後的傳承與發展迄未受到禪宗學者之注意。雪峰慧空亦號「空東山」，亦即「東山慧空」，故他的《雪峰空和尚外集》又稱《東山外集》。此集既是黃龍派禪僧之著作，又是南北宋之際的禪籍，流傳東瀛的時間既長，版本又多，其價值之珍貴是無可置疑，故其版本之叢出亦值得考論。

目次

一、引言

二、雪峰慧空與其「外集」

三、《雪峰空和尚外集》的版本

（一）「五山版①」、「五山版①A」和「五山版②」

（二）「五山版③」

（三）「五山版④」、「五山版④A」和「五山版⑤」

（四）「五山版⑥」、「五山版⑦」和「五山版⑧」

（五）「安土桃山版」

（六）「江戸刊本」

（七）「龍藏寺本」及「明治抄本」

（八）「嵯峨本」

（九）其他

四、《雪峰空和尚外集》諸本序跋之比較

五、結論

關鍵詞

雪峰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東山外集、五山版、黃龍派

一、引言

雪峰空和尚即是南、北宋之際的雪峰慧空（1096-1158）禪師，是禪宗臨濟系黃龍派的傳人。他是草堂善清（1057-1142）的法嗣，晦堂祖心（1025-1100）的法孫，黃龍慧南（1002-1069）的曾法孫。其師承可以簡示如下：黃龍慧南→晦堂祖心→草堂善清→雪峰慧空；所以他是黃龍派的第四世。黃龍派在宋代禪宗史及中、日禪宗交流史上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性，但它在宋以後的傳承與發展，並未受到佛教或禪宗學者應有的注意。尤其晦堂祖心下的靈源惟清（?-1117）一系，傳至虛庵懷敞（活躍於孝宗淳熙朝）及日本的明庵榮西（1141-1215），開創了日本黃龍宗支派，成就了日僧龍山德見（1285-1356）所說的「黃龍十世」。此段歷史，學者頗有論述，無須在此多贅。¹ 本文將聚焦於草堂善清法嗣雪峰慧空禪師語錄之外的著作——《雪峰空和尚外集》。如下文所說，此《外集》為宋代失傳於中土的不少禪僧著作之一，雖與一般「和刻」之禪僧「外集」有異，保留語錄中常見的頌古、偈頌、真贊、法語和偶見的書簡。但雖有此不同，仍在日本屢經翻刻，版本甚多，除「五山版」數種之外，另有江戶時期刻本及明治時期抄本等等多種。究其原因，除了因為它是黃龍派禪僧遺留的非「語錄」著作之外，亦因書中各種文體，表現了相當純熟的文學技巧與造詣；其偈頌亦深得兩宋之際士人之讚許，較許多禪僧之韻文更吸引讀者之故。

《雪峰空和尚外集》在宋代亦稱《東山外集》。南宋僧道隆在其《叢林盛事》中說：「空善作語句，有《東山外集》行於

* 收稿日期：2022/3/17；通過審核日期：2022/6/8。

¹ 可見於黃啟江，《北宋黃龍慧南禪師三鑰——宗傳、書尺與年譜》第1章，臺北：學生書局，2015年。又黃啟江於2017年6月2日在中研院文哲所曾講過「流風餘韻話黃龍：東亞禪文化中的《黃龍十世錄》」，更有詳論。

世，（中略）有昇次山鏤空之集，流於江浙。」² 也就是說，其書由「昇次山」鏤版之後，流傳於江浙地區。「昇次山」應即是其書序文作者之一的雷峰比丘慧昇（生卒年不詳）。證據顯示此書在元代時仍流傳一段時間，後因故失傳而流入東瀛。³ 日傳刊本封面多以「東山外集」為名，雖然如此，各版本扉頁仍保留原名《雪峰空和尚外集》。以下為前後一貫計，統稱為《雪峰空和尚外集》，僅於必要時，依其封面稱《東山外集》。

二、雪峰慧空與其「外集」

一般禪師除了有語錄流傳之外，偶有「禪餘」或「禪外」之作，皆以詩、文集之形式出現，未有語錄者亦然。「禪餘」或「禪外」之詩文集，如同士人之詩文集，含有詩、文、碑、記、序、論、書尺、題跋、傳略、隨筆和祭文等等在內，頗流行於宋代及以後叢林之間。也有詩文和書尺分別裒集成卷者；從其卷數之多寡，可以看出他們傾心於「禪餘」或「禪外」之作的程度。禪師們也不諱言對詩文之類禪餘之作的偏愛。譬如，北宋契嵩（1007-1072）的法友惟晤（活躍於仁宗朝）曾有〈將訪永安東山禪師先寄〉一詩，末兩句云：「揚雄約我須投宿，月裏禪餘怯論文。」⁴ 這是說，雖有禪餘之暇，應該議論文章，或著意詩文，卻怯於為之。又如，北宋太平州蕪湖吉祥守訥禪師（1047-1122），有《禪餘集》之著，「載名卿宿衲言論之勝，叢林秘其傳也。」⁵ 顯然是本「禪餘」的隨筆之作。要言之，宋代的「禪

² 《叢林盛事》，CBETA, X86, no. 1611, p. 702a11-20。道融稱雪峰慧空為「空東山」。

³ 見下文引述日僧無著道忠之《東山外集校訛》，京都花園大學，<http://ga.hanazono.ac.jp/digitalbook/ryugein/069/HTML/list1.html> (2022/2/17)

⁴ 《鐫津文集》，CBETA, T52, no. 2115, p. 742b27-28。按：原文誤「揚雄」為「楊雄」。

⁵ 《雲臥紀談》，CBETA, X86, no. 1610, p. 668b15-23。

餘」或「禪外」之作，一般都以「文集」或「集」名之，以雪竇重顯（980-1052）的《瀑泉集》、《祖英集》，⁶明教契嵩的《譚津文集》及覺範惠洪（1071-1128）的《石門文字禪》⁷最有名。這三位禪師中，雪竇重顯有語錄流傳，契嵩和惠洪則無，但其文集卻廣為流傳，影響甚深。惠洪是真淨克文（1025-1102）之法嗣，是黃龍派的第三世。黃龍派自黃龍慧南（1002-1069）開始，有幾位「禪餘」或「禪外」著作流傳的禪師，慧南本身即是一例。他除了語錄之外，還有書尺集傳世，已見於黃啟江的《北宋黃龍慧南禪師三鑰——宗傳、書尺與年譜》一書之討論。惠洪之法友靈源惟清，也是黃龍派之第三世，並無語錄流傳，但有《靈源和尚筆語》、《靈源拾遺》及《〔靈源〕筆帖》的書尺類及其他零星「禪餘」著述不少。⁸以迄南宋，物初大觀（1201-1268）把他的「禪餘」之作稱之為「牘語」，他曾說：「世固有長於文字而短於詩者，非其不好也，不習而不能為耳。僧所業者三，云律、云教、云禪。其於外學詞章，皆禁不得為。然寄寓風月，追逐肺肝，雖古宿於此，興復不淺。才有大小，格有高下。而同夫所發者，有弗容自己；苟陶冶不失其正，亦焉往而不

⁶ 此處只舉重顯的「雪竇七集」之二。其餘頌古、拈古之作，通常都收於語錄之內。

⁷ 《石門文字禪》也稱《石門集》，見《禪林寶訓》，CBETA, T48, no. 2022, p. 1027b25-c6。《人天寶鑑》，CBETA, X87, no. 1612, p. 2c5-9。

⁸ 《靈源拾遺》及其《筆帖》屢為《禪林寶訓》所引述，但兩書並無流傳。疑《筆帖》之原名為《靈源筆帖》。據《贅疣集》云，湛堂文準曾言：「靈源好閱經史，食息未嘗少憩，僅能背諷乃止。晦堂因呵之。靈源曰：『嘗聞用力多者收功遠。』」故黃太史魯直曰：「清兄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視利養紛華若惡臭。蓋其誠心自然，非特爾也。」見《禪林寶訓合註》，CBETA, X64, no. 1263, p. 487a16-19。按：湛堂文準與覺範惠洪、靈源惟清都是黃龍派的第三世，算是同輩。《贅疣集》為《禪林寶訓合註》引用時，皆言「癩可《贅疣集》」，似為「癩可」所作。癩可就是祖可，字正平，是詩人蘇庠（1065-1147）之弟蘇序（生卒年不詳），也是江西詩派詩僧，有《東溪集》及《瀑泉集》，應是其詩集，可惜皆已不傳。《贅疣集》不見於歷代著錄，無法確認是否為其著作。

可？」⁹ 這種對「禪餘」或「禪外」之作的辯護，顯然也受到他的尊師北磻居簡禪師（1164-1246）及叢林前輩如橘洲寶曇（1129-1197）和淮海元肇（1189-1265）的啟發，也受到同輩法友無文道璨（1213-1271）等禪僧的激勵。¹⁰ 這幾位南宋禪師中，寶曇無語錄流傳，他的禪餘之作是以「文集」之面貌刊行，稱《橘洲文集》。居簡、元肇和道璨都有語錄流傳，他們的禪餘之作或以「外集」為名，如《北磻和尚外集》、《淮海外集》和《柳塘外集》，或別立名稱，如《北磻文集》、《北磻詩集》、《淮海拏音》、《無文印》等等。¹¹ 也就是說，文集、詩集或其他語錄之外的名目，都是以上這幾位南北宋禪師「禪餘」或「禪外」之作的合集。其卷數之多寡，一方面可見各禪師在傳統詩文上之造詣，另一方面可顯示其人在詩文所下的工夫。

其實，類似上述禪僧的「禪餘」或「禪外」著作，自北宋開始就已大量出現，南宋更多。《禪林寶訓》徵引的《九峰集》、《章江集》、《贅疣集》、《雲門菴集》、《真牧集》、《龍昌集》、《東湖集》、《清泉集》、《幻菴集》、《可菴集》、《智林集》或《廬山智林集》、《月窟集》和《懶菴集》等等，應該都是北宋作品。這些著作，《禪林寶訓》編者竹庵士珪（1083-1146）與大慧宗杲（1089-1163）和重編者東吳沙門淨善（生卒年不詳）雖未交代其作者，但細讀其引文之內容，約略可以推測出大概，可惜都已不傳。其他散見於僧傳及燈錄之文集亦

⁹ 見〔宋〕物初大觀，〈會堂詩序〉，《物初賸語》，京都：駒澤大學藏本；參看黃啟江，《一味禪與江湖詩——南宋文學僧與禪文化之蛻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290。又見許紅霞整理標點本，《物初賸語》，《珍本宋集五種：日藏宋僧詩文集整理研究》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771-786。

¹⁰ 這幾位禪僧的「禪餘」之作，黃啟江已詳述於《一味禪與江湖詩——南宋文學僧與禪文化之蛻變》及《靜倚晴窗笑此生：南宋僧淮海元肇的詩禪世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年，此處不再多贅。

¹¹ 這些書名，詳見上述諸作。

不少，如瑞鹿本先（942-1008）的《竹林集》十卷、¹² 達觀曇穎（989-1060）的《登門集》、¹³ 天衣義懷（993-1064）的《通明集》、¹⁴ 惠洪的《甘露集》三十卷、¹⁵ 倚松如璧（1065-1129）的《倚松老人集》、¹⁶ 淨土惟正或政黃牛禪師（986-1049）的《錦溪集》三十卷，¹⁷ 都是北宋禪僧的詩文集。南宋禪師詩文集則更多，物初大觀作序之詩文集如《樵屋吟稿》、《不群禪餘》、《會堂詩》、《吉上人詩》、《康南翁詩集》、《安危峰自成集》、《愚谷山居詩》、《定勝叟文集》、《南征錄》、《藏叟詩》和《浮清詩》等等，可見一斑。¹⁸ 物初大觀還為《無文印》和《淮海外集》作序。他也為其師北磻居簡編成《外錄》，所收篇章是：「於提倡外得之，又錄中所不載者，併萃以為《外錄》。」¹⁹《外錄》云云，應即是目前所稱的《北磻和尚外集》。²⁰ 由於居簡亦有語錄傳世，故其不收於語錄內之著作，包括偈頌、贊和題跋，都併入《外集》，和淮海元肇的《淮海外

¹² 《景德傳燈錄》，CBETA, T51, no. 2076, p. 427b27。

¹³ 《嘉泰普燈錄》，CBETA, X79, no. 1558, p. 29c7-11。

¹⁴ 《嘉泰普燈錄》，CBETA, X79, no. 1558, p. 298b23。

¹⁵ 《嘉泰普燈錄》，CBETA, X79, no. 1558, p. 333c9。按：此《甘露集》是在其《〔石門〕文字禪》之外，另成一書。

¹⁶ 《嘉泰普燈錄》，CBETA, X79, no. 1558, p. 369b3。按：倚松如璧即是饒節，《嘉泰普燈錄》原文雖僅說「今唯文集行於世」，但《名公法喜志》，CBETA, X88, no. 1649, p. 350b11 云：「所撰詩辭有《倚松集》」。《四庫全書》稱《倚松老人集》。

¹⁷ 《五燈會元》，CBETA, X80, no. 1564, p. 220a17-b5。

¹⁸ 見〔宋〕物初大觀，《物初賸語》卷13，十餘頁。按：《藏叟詩》見於〔南宋〕藏叟善珍之《藏叟摘稿》，詳黃啟江，《文學僧藏叟善珍與南宋末世的禪文化》，臺北：新文豐，2010年。

¹⁹ 見許紅霞整理標點本，《物初賸語》下冊，頁771、785、786。黃啟江，《一味禪與江湖詩——南宋文學僧與禪文化之蛻變》及《靜倚晴窗笑此生：南宋僧淮海元肇的詩禪世界》皆稍有論述。

²⁰ 許紅霞整理標點本，《物初賸語》上冊，頁12-13，亦有此一說，應無疑義。

集》都以「外集」之名出現，但所包含之文類則大異其趣。《淮海外集》不含偈頌和贊，與士人文集和北磻居簡之詩文合集較為類似。《北磻和尚外集》則含偈頌和贊，與僅含詩文之「外集」不同。

不含詩文之《北磻和尚外集》之稱為「外集」，有其先例，雪峰慧空的《雪峰空和尚外集》可算其一。它除了含有頌古、偈頌、法語和真讚之外，還有書簡和跋詩。由於《雪峰空和尚外集》在元代已失傳於中土而於日本以多種不同版本流傳甚久，是相當值得注意的宋代禪僧之「外集」。目前可見的日本版本多是「五山版」之不同刻本，或是「五山版」之「異本」。這些異本之參校，可以解決各本中異文及缺字之問題，有助於進一步討論其書之內容。筆者迄今所能見之異本，有以下數種，分別以「五山版①」、「五山版②」、「五山版③」……等等依次說明。另有「江戶版」及「龍藏寺版」的「明治抄本」等版本，亦一併討論。

三、《雪峰空和尚外集》的版本

《雪峰空和尚外集》的宋本在中土失傳之後，和許多失傳的漢籍一樣，它在日本亦有「和刻本」多種。近十年來，和刻佛教漢籍漸受學者注意，不少宋代及其後失傳的宋僧詩文集也經出版社之影印，開始流傳；有關這些漢籍的研究也日益增加，對未來中國禪宗史之研究將有相當大的裨益。嚴格地說，《雪峰空和尚外集》雖不是詩文集，但為宋僧遺著裏被廣為影印流傳的「外集」之一。它是較稀見的雪峰慧空禪師遺作。其諸種版本中，以「五山版」最為流行。川瀨一馬認為「五山版」有「異版」七、八種，約二十冊上下。²¹《佛書解說大辭典》也說《雪峰空和尚

²¹ 椎名宏雄，〈《雪峰和尚外集》不分卷二冊解題〉，《五山版中國禪籍叢刊》卷10，京都：臨川書店，2013年，頁661。

外集》有京大所藏寫本，有貞和三年（1347）及五年（1349）刊本、室町初期嵯峨印行刊本、室町時代刊本，都是「五山版」。此數種「五山版」之京大寫本，藏於京都大學「谷村文庫」，封面有「東山語錄／東山老人偈頌／十二箱／竺仙禾上、惠然比丘跋有之」等字樣。扉頁右上方有「京都帝國大學圖書館」方形藏書印，而右下方有長形篆字「秋邨遺愛」藏書印四字。²² 館藏「書誌」說是「五山版」，有二卷一冊。²³ 其〈真讚〉部分之末有書寫者題款「瑞應禪寺住持契聞書之」等字樣。頁緣有「江南江北三千里」之批語，及一「山」字，似為原收藏者之筆。書之底頁果有惠然及竺僊之跋文。後者之落款為「丁亥七月書於建長方丈」。

其他諸本，有一卷一冊者，也有兩卷一冊或兩卷兩冊者。有卷首有序文、卷尾有跋文者；有卷首無序文、卷尾有跋文者；有卷首無序文，卷尾無跋文者；也有卷首僅一篇序文，卷尾無跋文者，有同有異，不拘一格。如果貞和三年本確如椎名宏雄所說是「五山版」的最早版本，則貞和五年及以後的五山版本都是「異版」。由於有諸種「異版」之存在，以下所論及之「五山版」各本，以貞和三年本為「五山版①」，其餘為「五山版②」、「五山版③」……等標示之（詳見下表）。以下詳細討論各版本之由來，先以較常見的「五山版①」及「五山版②」為依據，說明《雪峰空和尚外集》流傳之脈絡及歷程，並糾正一般誤說，還原歷史真相。

²² 此「秋邨遺愛」長方形藏書印，見於許多日本古籍及五山版的中國古籍中。見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藏書印數據庫，http://dbrec.nijl.ac.jp/CSDB_40503 (2022/2/15)。中國古籍，如目前藏於京都大學的日本五山版《山谷詩集注》，亦有「秋邨遺愛」的藏書印。

²³ 見京都大學圖書館，http://kulib.kulib.kyoto-u.ac.jp/index.php?page_id=15#catdb1-RB00009476 (2022/2/15)。按：「竺仙禾上」即是「竺仙和尚」，也就是下文的「竺仙梵僊」。

依川瀨一馬之說，現存於大東急紀念文庫的《雪峰空和尚外集》（按：川瀨一馬用《東山外集》為名）是南北朝（1336-1392）刊的「五山版」，其底本為貞和三年的嵯峨刊行本。也就是說，貞和三年以後的某年，嵯峨刊行本經覆刻，就成了目前大東急文庫的藏本，也是椎名宏雄在 2013 年影印併入《五山版中國禪籍叢刊》的《雪峰空和尚外集》不分卷二冊。此本卷首無序文，而卷尾有跋文兩種，可視為「五山版①」。²⁴

椎名宏雄在「五山版①」的「解題」中說，成簣堂文庫藏有兩本「五山版」雪峰空和尚外集（按：椎名宏雄亦以《東山外集》稱之）。其中一本（下文稱「成簣堂 A」）是最古的貞和三年版本。但是他也說，雖然該本是最古的貞和三年版本，但卷首有序文，顯係後來補寫併入者。也就是說此版之原本卷首無序文，現有之序文為後來所加。此本與嵯峨刊行本同在貞和三年刊印，應與「五山版①」屬同一版本，但是因為卷首除有其書原存之兩篇序文外，又有二跋文，可視為「五山版②」。而成簣堂文庫所藏的另一本（下文稱「成簣堂 B」），椎名宏雄沒說是何年刊印，但既不是貞和三年刊本，有可能是貞和五年或以後刊本。因為卷首除原有的兩篇序文外，又加入宋僧絕岸可湘（1206-1290）之序文，可視為「五山版③」。

「五山版②」和「五山版③」卷首既然都有序文，揆諸後來的其他「五山版」，序文兩篇應該是署名「前起廢住持黃龍雪村叟覺性」及「雷峰比丘慧昇」所作。此可以由《禪門逸書》所收版本的兩篇序文證明。《禪門逸書》所收版本是根據國家圖書館（即原中央圖書館，以下一律稱「國家圖書館」）藏之《雪峰空和尚外集》影印而成，其卷首所含序文之第一篇，即是雪村叟覺性所作。他在序文中略說：「余舊藏象骨《東山外集》，今刊

²⁴ 此本有 2013 年京都臨川書店出版的縮印本。

《靈源筆語》之外，就以《外集》繡諸梓。學者觀東山機用，橫放若是，況於內集乎？」²⁵ 此段話之「象骨」，指的是「象骨山」或「象骨峰」，是福建閩侯雪峰寺的原名，唐末雪峰義存（822-908）於此創院。²⁶ 雪村叟覺性應是黃龍派的弟子，他曾任雪峰寺的住持，刊印過黃龍惟清的《靈源筆語》。²⁷ 他自稱因收藏

²⁵ 見覺性《東山外集》之序文。見〔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卷首，《禪門逸書》初編冊 3，影印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本，臺北：明文書局，1980 年。

²⁶ 「象骨」即「象骨峰」，為雪峰寺之原名。《景德傳燈錄》，CBETA, T51, no. 2076, p. 326b14：「〔義〕存返閩川，居象骨山之雪峯。」又，同書 p. 344a18-199：「〔義存〕暨登象骨山，乃與師〔按：玄沙師備〕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按：師備〕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 99，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頁 1 上：「〔義存〕咸通中回閩，登象骨山創院。」〔清〕鄭方坤，《全閩詩話》卷 11，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頁 16 中-17 上，引《小草齋詩話》云：「唐懿宗咸通六年七月，雪峰祖師〔義存〕登象骨山，曰：『真吾居也！』乃誅茅為菴；學徒翕然。其山屬侯官縣，環控四邑，峭拔萬仞，先冬而雪，盛夏而寒，因以雪峰名焉。」《五代詩話》卷 8 引文亦同。〔宋〕祝穆著，祝洙增訂，施和金點校，《方輿勝覽》卷 10，《中國古代地理總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169：「雪峰寺在福州侯官縣西百餘里。唐咸通中真覺禪師義存遊吳楚，至武陵，得法於五祖德山，乃歸閩，居芙蓉山石室，其徒蜩集，於是得象骨峰，誅茅為庵。一日登山顛遇雪，留宿上，因名雪峰。」又引同書同頁《閩中實錄》：「閩王〔王審知〕謂真覺曰：『師住象骨山有何異？』答曰：『山頂暑月猶有積雪。』審知曰：『可名雪峰。』」《雪峰義存禪師語錄》，CBETA, X69, no.1333, p. 87c17：「〔懿宗咸通〕十年己丑，師年四十八，宴坐石室。其徒有勸其出世者，師深拒之。時有同學行實師伯謂師道德隆重，非鷲嶺猴江之勝，不足以延之。議以象骨峰為稱，師領之。」又同書同頁：「〔懿宗咸通〕十一年庚寅，師年四十九。是歲暮春，實師伯以為象骨峰之距，詣諸耆耄，求卜精藍。時山之東，信士方訓，謝効、陳佐，競為遵守，願奉祇園。洎洪元表亦以陳洋半為財施，遂剏菴於檀洋涼映臺之北，迎師居之。既至，據坐而喜。謂實曰：『勞汝擇焉，吾其居矣。』是冬，師偕實師伯升於峰頂，周覽形勝，歸議山名。或謂樵者得象骨於峰巔、或謂是山頂四時皆有積雪，二號兼稱。師笑曰：『可。』其上三百步得勝地。先是，實師伯買菴基於方公，公以山林施。謝、陳二公從而樂施。自是檀度輻輳，或捨財、或置田業浸廣。」

²⁷ 《靈源筆語》，現稱《靈源和尚筆語》。關於此書，見黃啟江，《北宋黃龍慧南禪師三論——宗傳、書尺與年譜》。

有《東山外集》一書，所以在刊行《靈源筆語》之後，決定再繡梓《東山外集》。「繡梓」與「覆刻」在版本學上當有一定程度之不同。廣義地說，根據原刻版影摹，上版開雕者稱「覆刻本」或「翻刻本」；不根據原刻版而另外雕版重刻者亦為「覆刻本」。「繡梓」之意似較接近後者，但也是刻本之一種。雪村雙覺性的「繡梓」，顯然是以宋版為底本的刻本，理論上應較為精美。²⁸ 其時間是在孝宗乾道六年庚寅（1170）中秋日。所以覺性所「繡梓」者，或許是最早覆刻的《東山外集》。國家圖書館藏本卷首的第二篇序文，為雷峰比丘慧昇於淳熙五年戊戌（1178）所作。他在序文中說，因為《東山外集》刊行後，他感於「禪衲競編，烏焉成馬」，遂「欲鏤正以廣其傳」，再刊梓一次。不過，此篇序文之落款，被序文之傳抄者誤寫為「雷峰比丘惠然」（詳見下文），所以明復法師在《禪門逸書》的《雪峰空和尚外集》「解題」中，沿襲其誤而說：「此集初刊於乾道六年，去空公遷化纔十二年耳。又八年，雷峰惠然又刊之。」²⁹ 也就是說，他雖然指出初刊和再刊的時間，卻仍將第二篇序文作者慧昇誤為惠然，而云「惠然又刊之。」明復法師又說：「數百年後，流於扶桑。日本建長寺契充書記，得其書，讀而好之，化緣而鉅之梓，寺主梵僊為跋。」此是根據書尾梵僊之跋文而言。但是明復

²⁸ 按：清末民國學者葉德輝（1864-1927），《書林清話》卷1，重印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27-28，〈刊刻之名義〉一條說：「刻板盛於趙宋，其名甚繁。今據各書考之，曰雕、曰新雕、曰刊、曰新刊、曰開雕、曰開板、曰開造、曰雕造、曰鏤板、曰鉅板、曰鉅木、曰鉅梓、曰刻梓、曰刻木、曰刻板、曰鑄木、曰繡梓、曰模刻、曰校刻、曰刊行、曰板行，皆隨時行文之辭，久而成為習語。……蓋一時風氣，喜用何種文辭，遂相率而為雷同之語。勝代至今四、五百年，書坊刻書，皆曰『繡梓』，亦有用『新刊』字者。知此類字通行日久，習而相忘，宜其不知有雕、鏤、鉅、鑄等字之用矣。」此「繡梓」之解釋，等於是說它與一般的「新刊」、「新雕」、「鏤板」、「鉅梓」等等用語，詞異而意同。

²⁹ 見釋明復之〈解題〉，《雪峰空和尚外集》，《禪門逸書》初編冊3。

法師可能沒有細讀梵僊之文，而誤以為該書從中國流入扶桑之後，建長寺書記契充又據以鋟梓而成「五山版」。其實梵僊跋文是說契充雖「化緣以鋟於梓」，但「其事未畢而輒〔按：同輒〕南詢」。而後同寺元圭首座以「奈何有其頭而無其尾，使人胡為而拈弄也耶」為由，續刻其書。³⁰可見是建長寺書記契充刻之於先，因故赴南方而未刻完，同寺元圭首座續刻於後，鋟梓乃成。所以明復法師之說，只對了一半。

跋文之一的作者梵僊，是竺仙梵僊（1292-1348），明州象山人，是元僧古林清茂（1262-1329）法嗣。元明宗天曆二年（1329），他登徑山參學，逢徑山住持明極楚俊（1262-1336）有赴日之聘而挽之同行，乃隨明極同入鎌倉建長寺，為第一座。後屢受請住淨智、南禪等大寺，最終於貞和三年丁亥年（1347）正月二十日入住建長寺，任第二十八世住持，七月撰寫該跋文，次年貞和四年戊子（1348）四月以疾謝事，³¹同年七月卒於淨智寺楞伽院。³²故其任建長寺住持之時間僅一年四月，而其跋文應即寫於入建長寺的第一年。元圭首座應是在貞和三年七月梵僊寫跋文之前，將契充未完刻之本子續刻完成，其鋟梓本，應即是上文所說的貞和三年本。根據玉村竹二之說，竺仙梵僊曾在建長寺主持《東山空和尚外集》之出版事宜，並獲其友月山友桂（一山一

³⁰ 見「五山版②」之梵僊跋文。「五山版②」即國家圖書館藏本，亦即《禪門逸書》影印之《雪峰空和尚外集》，詳見下文。按：建長寺為入日之南宋僧蘭溪道隆（1213-1278）所創，故道隆為第一世寺主。其第二世寺主為入日南宋僧兀庵普寧（1197-1276）。其第三、五世寺主分別為入日南宋僧大休正念（1215-1289）和無學祖元（1226-1286）。第十世為入日元僧一山一寧（1247-1317）。竺仙梵僊為第二十八世寺主，也是入日元僧。

³¹ 了庵清欲，〈建長禪寺竺仙和尚行道記〉，《竺僊和尚語錄》，SAT, T80, no. 2554, pp. 407b24-408c16。又見危素撰，〈日本建長寺竺仙和尚塔銘〉，《竺僊和尚語錄》，SAT, T80, no. 2554, pp. 408c18-409b15。

³² 玉村竹二，〈竺仙梵僊〉傳，《五山禪僧傳記集成》，新裝版，京都：思文閣出版社，2003年，頁267-268。

寧弟子)及實翁聰秀(葦航道然法嗣,蘭溪道隆法孫)協助完成。³³李國玲說今存《外集》是「至正七年日僧契充化緣鋟梓之日本舊刊本」;至正七年(1347)就是日本南北朝時期之貞和三年。李國玲把梵僊跋文的時間說成了契充鋟梓的時間,嚴格地說是錯誤的。³⁴鋟梓的時間應該是元圭首座續刻完成的時間,或在貞和三年七月之前,或在貞和二年底,皆有可能。總之,鋟梓《外集》者,先有宋僧覺性、慧昇然後有日僧契充、元圭。歷來討論此書刊刻過程者,皆因襲成說,以訛傳訛,把跋文作者之一的惠然說成序文之作者,又把建長寺契充說是完成貞和三年版之繡梓者,不可不辨。

雪峰慧空有語錄傳世,由其弟子慧弼編輯,稱《雪峰慧空禪師語錄》,又稱《福州雪峰東山和尚語錄》或《東山和尚語錄》。此語錄即是雪村叟覺性在《東山外集》序中所說的「內集」。覺性在《東山和尚語錄》之後,又在淳熙十年(1183)作跋語一篇,署名為「三關老雪覺性」。其語略謂:「余昔刊《東山外集》,喜其機用橫放,欲刊『內集』,而未得善本。堂中首座,珍藏久之,亦有志于茲,因循閱紀。一月,因話閒,慨然募眾,繡梓流通。眾中豈無具眼衲僧,向鉗鎚妙密處一觸,觸著便知道妙喜老人所謂『造次顛沛不失臨濟宗旨』之語不虛。其或未然,劍去久矣。」³⁵此處所說的「內集」,與《東山外集》序中所說的「內集」一樣,其實就是後來募眾繡梓流通的《語錄》。所以稱之為《內集》,乃是相對於已刊印的《外集》而言,並不

³³ 玉村竹二,〈物外可什〉傳,《五山禪僧傳記集成》,頁682。

³⁴ 李國玲,《宋僧著述考》,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436。

³⁵ 見雪村叟覺性之〈跋文〉,《雪峰慧空禪師語錄》,CBETA, X69, no. 1345E, p. 257b8-9。下文所說的日僧義堂周信在其《東山外集鈔》中引覺性之語注釋「外集」一詞說:「師語錄曰:『余昔刊《東山外集》,喜其機用橫放,欲刊『內集』,而未得善本。』則語錄為內集,故〔此〕名外集。」日本國會圖書館,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2532223> (2022/2/16)

是《語錄》之外別有《內集》之意。³⁶ 覺性是說他刊印了《東山外集》之後，才續刊《東山語錄》。而此《語錄》刊行之前，其實已有其堂中首座珍藏已久之寫本，該寫本於高宗紹興二十三年（1153）曾送至年已六十五歲的大慧宗杲（1089-1163）處請他過目。大慧宗杲當時在梅州（在今廣東東北部），接此書後即為之作跋。他在次年〈答鼓山逮長老〉一書中說：「如雪峰空禪師，頃在雲居、雲門相聚。老漢知渠不自欺，是箇佛法中人，故一味以本分鉗鎚似之。後來自在別處打發，大法既明，向所受過底鉗鎚，一時得受用，方知妙喜不以佛法當人情。去年送得一冊語錄來，造次顛沛，不失臨濟宗旨。今送在眾寮中，與衲子輩看。老漢因掇筆書其後，特為發揚，使本分衲子為將來說法之式。」³⁷ 大慧所言，證明他曾得慧空語錄，讀後覺得慧空「造次顛沛，不失臨濟宗旨。」這就是慧性所謂「觸著便知道妙喜老人所謂『造次顛沛不失臨濟宗旨』之語不虛」的意思。大慧之語也證明他對慧空語錄相當重視，故為之作跋文，並要求在梅陽跟隨他的衲子閱讀其書。可見在覺性繡梓《東山語錄》之前，叢林已經知道它的存在。陸游的老師茶山居士曾幾（1084-1166）與慧空作方外遊，也曾讀過其語錄，據說還「誦其深密伽陀妙天下」，³⁸ 其原詩云：「江西句法空公得，一向逃禪挽不回。深密伽陀妙天下，無人知道派中來。」³⁹ 所謂「江西句法」指的是黃庭堅「江西詩

³⁶ 李國玲，《宋僧著述考》錄有《雪峰空和尚內集》一書，並云其書已佚，是不知禪師之「內集」係對「外集」而言，而「外集」多指「內集」或《語錄》所未收之偈語書贊而言。《雪峰空和尚內集》其實就是《雪峰空和尚語錄》。見前註及慧昇《東山外集》之〈序文〉。如上所說，該序文皆被誤認為是「雷峰比丘惠然」所作，其實惠然是慧昇之誤。

³⁷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8A, p. 943a4-12。按：大慧跋語的原文，今已不存。而此處所引之大慧〈答鼓山逮長老〉之書，日僧春屋妙葩將其附增入貞和五年（1350）重刊的《雪峰慧空禪師語錄》中。

³⁸ 慧昇《東山外集》序。「深密」原誤作「深蜜」，茲改正。

³⁹ 《羅湖野錄》，CBETA, X83, no. 1577, p. 388b3-4。按：此詩不見於現存之曾

派」的句法，也就是「奪胎換骨」的組句方法。「深密伽陀」就是《語錄》中的偈頌。末句「無人知道派中來」，指他的句法得自江西詩派，但是並不為人所知。⁴⁰ 曾幾於宗門甚熟，與黃龍派禪僧心聞曇贲禪師（生卒年不詳）為方外友，也與慧空關係頗深，可以贈慧空之詩為證，其詩序云：「空公長老一出，即住雪峯，書來以建茗為寄，長句奉呈。空公時以筆硯作佛事也。」其詩則云：「此公出世使人驚，道眼看來卻未曾。政爾雪峯千百衆，澹然雲水一孤僧。不妨詩筆作佛事，已用茗甌傳祖燈。我老尚堪行腳在，因風為寄古崖藤。」⁴¹ 所謂「以筆硯作佛事」或「詩筆作佛事」就是指慧空喜作詩文之意。他的「深密伽陀」一詩認為慧空偈頌深得江西之旨，而無人知其出身派別，故於詩中述其淵源，納之於江西詩派之「派中人」。

總之，慧空的《語錄》和《外集》雖然在南宋乾道和淳熙間都曾刊刻，元代也有傳本，但後來皆不傳於中土，而流入日本。據說清末民國間藏書家李盛鐸（1859-1937）的《木犀軒藏書目錄》有著錄《外集》。但李盛鐸藏書之一大來源是出使日本期間

幾《茶山集》。

⁴⁰ 按：曾幾是贛人，字吉甫，寶文侍郎曾開（天游，崇寧間進士）之弟。紀昀說他工於詩，「以杜甫、黃庭堅為宗」，被視為江西詩派傳人。〔宋〕曾幾，〈茶山集提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頁3129中-3130上。又，〔宋〕劉克莊，〈茶山誠齋詩選〉云：「余既以呂紫微附宗派之后，或曰：『派詩止此乎？』余曰：『非也。曾茶山贛人，楊誠齋吉人，皆中興大家數。此之禪學，三谷初祖也，呂、曾南北二宗也。』」見〔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97，《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頁15上-16中。曾幾嘗有〈世尊拈華〉一頌，江湖多賞之。其頌曰：「華枝拈起大家看，迦葉無端却破顏。從此春光都漏泄，桃紅李白滿人間。」又贊心聞曇贲像曰：「是心聞叟，寂然無聲。非心聞叟，儼然其形。視之非無，聽之非有。能如是觀，非心聞叟。」可見他浸淫佛法、熱心禪悅之一斑。見《叢林盛事》，CBETA, X86, no. 1611, p. 705c16-21。

⁴¹ 見〔宋〕曾幾，《茶山集》卷5，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頁11中。

因友人島田翰（1879-1915）幫助所購得的日刻宋本，和在上海時從日人岸田香處所購得的日本古刊活字本和舊抄本，⁴² 所以他的《語錄》和《外集》藏本，很可能是和刻本之一，理由是其先的明清藏書目錄都無《語錄》和《外集》著錄，顯示兩書已在中國佚失。換句話說，《雪峰慧空禪師語錄》和《雪峰空和尚外集》至今能夠流傳，應該是日人鋟梓之結果。前者以《東山語錄》之名收入《大日本續藏經》，而後者則以《東山外集》之名流於藏外，屢經日人刊刻，而為各大文庫所收藏。以下僅就筆者所知見的《雪峰空和尚外集》各種版本，進一步討論。

（一）「五山版①」、「五山版①A」和「五山版②」

「五山版①」指的是上述「大東急紀念文庫」之藏本。此版本可見於日本學者椎名宏雄於 2013 年所編的《五山版禪籍叢刊》第十卷中之影印本，分為乾、坤兩冊。根據川瀨一馬《五山版の研究》一書的解題，此本首頁有舊藏印「靈雲院」、「翠夢堅」、「三井家鑒藏」等印記，但川瀨氏未說卷末有「右二冊，延寶五巳八月日守陽補」等字樣。如上所述，此本與「五山版②」不同之處是卷首並無上文所說之覺性與慧昇的序文。兩序文不存在之原因，椎名氏認為是因「五山版①」略掉了原有序文之故。⁴³ 換句話說，「五山版②」所含的覺性及慧昇的兩篇序文雖然都是後來補入的，但卻是造成它有別於「五山版①」之處。

「五山版①A」指的是京都大學「谷村文庫」之藏本。因為書之封面有「東山語錄」及「東山老人偈頌」等字樣，疑是先與《東山語錄》合併後分出。扉頁有「雪峰空和尚外集卷之上」之題名，下有「共二」兩字，應指共有兩冊。書眉上有「京都帝國大

⁴² 關於木犀軒藏書的來源，參看嚴佐之，《近三百年古籍目錄輯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220。

⁴³ 同前引椎名宏雄，〈《雪峰和尚外集》不分卷二冊解題〉，頁 660-662。

學圖書館」收藏印，及藏書家「秋邨遺愛」長方形陽印。卷末有惠然及梵僊之序文。

東洋文庫藏有附跋語的貞和三年刊本及復刊本各一冊，都是「五山版㊟」。⁴⁴ 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有此本，也就是經影印後併入《禪門逸書》初輯的《雪峰空和尚外集》一卷。根據國家圖書館著錄者之描述，正文卷端題《雪峰空和尚外集》。序文作者是宋僧覺性及惠然。卷末有惠然跋。每頁十行，每行二十字，雙欄，版心白口，單魚尾。基本上與「五山版㊟」相同。除有「神田家藏」之朱文長方印及「薺圃收藏」朱文長方印之外，還有「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文長方印、「香巖珍藏」朱文方印、「有漏神／仙有／髮僧」白文方印。此本經影印併入《禪門逸書》初輯後，有目錄及明復法師之「解題」。「解題」云其書「初於乾道六年，去空公遷化才十二年耳。又八年，雷峰惠然再刊之」，這是誤採序文為惠然所作之說而產生之誤解。上文已說序文之作者為一為覺性，一為慧昇，而再刊者實為慧昇。李國玲不查，襲國家圖書館著錄者之描述，說「釋惠然淳熙五年（1178）撰序」，其實是以訛傳訛。至於她所說「卷末有惠然淳熙五年撰跋，元順帝至正七年（1347）日僧契充跋」，只對了一半。惠然於淳熙五年撰跋之說無誤，但「日僧契充跋」之說則謬，應從明復法師所說，是「〔建長〕寺主梵僊為跋」。也就是說，寫跋文的不是書記契充，而是方丈梵僊。建長寺方丈梵僊，即是上文所說的竺仙梵僊。他於貞和三年丁亥正月二十日入主建長寺，正是五山時期，也是上述元順帝至正七年。其跋文中說書記契充化緣鋟梓《外集》，但契充鋟事未畢，由元圭首座續完。所以不能說是「契充刻本」。四川大學於 2004 年所編的《宋集

⁴⁴ 此二本見京都大學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query=%E9%9B%AA%E5%B3%B0%E7%A9%BA%E5%92%8C%E5%B0%9A> (2022/2/15)

珍本叢刊》第四十冊也收有此「五山版㊟」，有「神田家藏」及「堯圃收藏」之印記，又有覺性與慧昇的序文，與上述國家圖書館所藏者一模一樣，應該是最易見之「五山版㊟」。但解題作者劉琳仍襲明復法師之說，將再刻者說成惠然，而刻書時間在淳熙五年戊戌，並說日本建長寺契充書記付梓，這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金城宇在其 2012 年所編的《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第四十九冊也收有此「五山版㊟」。但其書前之題記說：「此書中國久佚，今僅存日本貞和三年日本建長寺僧契充刻本。」「契充刻本」云云，顯非事實，都是人云亦云之失。西南師範大學於 2012 年刊行的《日本五山版漢籍善本集刊》，也收了日本國會圖書館的「南北朝刊本」，其實就是上述的「五山版㊟」。不過，其〈提要〉也將慧昇淳熙戊戌（1178）之序誤為惠然所寫。更有甚者，〈提要〉先說該書為「宋釋慧空撰」，又說扉頁有「慧空簡歷及是編內容簡介等」，但敘述慧空生平時，卻將慧空張冠李戴，說成是江戶時期的日本僧慧空（1644-1721），且云：「俗姓川那邊，號遠光房、秀光堂，近江國野州郡人。日本真宗大谷派第一世講師。十八歲登比叡山，參修天臺教理三年。後歸鄉里，閱本宗張疏。未幾，入京都隨圓智學宗乘。延寶八年（1680），住京都西福寺，開席講說。正德五年（1715），任講師職。另著有《無量壽經開義》、《阿彌陀經義要》、《法事贊叢林》、《觀念法門叢林》、《般舟贊叢林》等書。」⁴⁵ 前後矛盾，紕謬之甚！本文且列此本為「五山版㊟」。

「五山版㊟」內惠然之跋文，為行草字體，不易辨認，但係惠然所作無誤。梵僊之跋文，亦有數字無法辨認。然此二跋文，在下文所述之「江戶本」內，皆清晰可讀，即便有誤刻之字，亦

⁴⁵ 《雪峰空和尚外集》卷首〈提要〉，《日本五山版漢籍善本集刊》冊 9，重慶：西南師範大學，2013 年。

足資考鑒。至於覺性與慧昇之身分，椎名宏雄說前者是雪村覺性，後者是寒巖慧昇。由於覺性自稱「黃龍雪村叟覺性」，所以稱他雪村覺性並無不妥。但慧昇是寒巖慧昇之說，不知何所據而云然。筆者懷疑他是根據《明州阿育王山志》裏的泉州延福寒巖慧升（1098-1176）而說。此位慧升是泉州建安人，年歲與慧空相當。孝宗乾道、淳熙朝宰相史浩（1106-1194）帥福州時曾招他住鼓山。⁴⁶ 此慧升是否即彼慧昇，頗有疑義。此外，慧昇序文之落款，在「五山版②」似乎被誤抄成「住雷峰比丘惠然」。「惠然」固然是「慧昇」之誤，而「雷峰」似也被視為是「雪峰」之誤。⁴⁷ 所以椎名宏雄就把「住雷峰比丘」改成「住雪峰比丘」，並說在明人徐燾的《雪峰志》中找不到其人。所以慧昇究竟是誰，至今仍是個謎。

（二）「五山版③」

據椎名宏雄之研究，成菴堂文庫藏有兩種五山版，其中之一（見列表「成菴堂 A」），雖然是五山版最古之貞和三年刊本，但其所含覺性與慧昇之序都是後來補寫人的，與「五山版②」同。另一本（見列表「成菴堂 B」）雖非貞和三年本，也含覺性與慧昇之序文，顯然也都是後來補入的，也與「五山版②」同。不過，椎名宏雄也指出，此兩個「五山版」與內閣文庫所藏的另一個「五山版」（見列表「內閣文庫 A」），都兼含南宋僧絕岸可湘之序文，也是後來補入的。依此而看，此三本可稱之為「五

⁴⁶ 按：史浩於乾道八年壬辰（1172）十一月知福州，淳熙元年甲午（1174）九月奉祠。見李之亮，《宋福建路郡守年表》，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頁24。

⁴⁷ 夢觀大圭在其《東山外集註解》似亦改為「雪峰」，但無著道忠在其《校訛》表示不同意而云：「上一本作雪，非也。」見無著道忠，《東山外集註解校訛》卷1，頁1，「昇序」條，<http://ga.hanazono.ac.jp/digitalbook/ryugein/069/HTML/list1.html> (2022/2/17)

山版③」。由於絕岸可湘之序文不見於他本，可彙錄之如下：
「東山內外集，共百六十枚，向光焰、字馨香，留山間，咸憫朽腐磨滅，爭抖破篋，易而新之，乃謂之云：『板滅而人不滅，向滅而光焰不滅，字滅而馨香不滅。在利根上智，一撥便轉，何待重錄而後見、再印而後知也。』德祐改元乙亥（1275）夏五，雪峰比丘可湘敬題。」⁴⁸ 據查絕岸可湘曾兩住雪峰崇聖寺，且依《雪峰志》之記載，他於咸淳八年（1272）入雪峰，當山凡十載，⁴⁹ 自然熟知《東山外集》，所以他再梓其書，也是順理成章之事。

（三）「五山版④」、「五山版④A」和「五山版⑤」

駒澤大學藏有另一個《雪峰空和尚外集》之版本，據說是室町初期所刊，名曰《東山外集》，有一卷兩冊，可視為「五山版④」。除卷首有正方形駒澤大學圖書館藏書印，其餘與「五山版①」幾乎一模一樣，既無覺性與慧昇之序文，書眉及頁緣亦皆有注釋。「頌古」部分亦多旁注「頌古」之對象，如達摩祖師、魯祖和尚、青原思和尚等。卷末有長形印三種，其一為駒澤大學圖書館藏書印，另二種印記字不明。底頁有手寫題字，似為收藏者之跋文。此本宮內廳書陵部有兩種，都稱《雪峰空和尚外集》，其一為二卷兩冊本（見列表「宮內廳書陵部 A」），可視為「五山版④A」。書之末尾有「貞和丁亥梵僊跋」字樣，每半頁十行，每行二十字。卷首有「蓮華庵」和「孤陋庵」兩印記，應都是收藏者之印。另一種為一卷一冊本（見列表「宮內廳書陵部 B」），卷首有補抄入之覺性序，卷尾有「貞和己丑仲秋寓于龜

⁴⁸ 椎名宏雄，〈《雪峰和尚外集》不分卷二冊解題〉，頁 663。原標點有誤，此處重標。絕岸可湘兩住雪峰寺一事，見《絕岸可湘禪師語錄》，CBETA, X70, no. 1384, pp. 286b17-288b20。

⁴⁹ 〔明〕徐燊，《雪峰志》卷 5，臺北：明文書局，1980 年，頁 138-139。

山雲居僧妙葩命工刊」等字樣二行。全書也是每頁十行，每行二十字。首頁有「金地院」印記。貞和己丑即是貞和五年（1349），則此本為貞和五年臨濟僧春屋妙葩（1312-1388）所刊，可稱為「五山版⑤」。此本與舊藏於「積翠軒文庫」、「小汀文庫」之《東山外集》一卷一冊相似，都是貞和五年（1349）妙葩刊。不過後者末有署名「玄徹」之花押，且缺惠然之跋文，應是「五山版⑤」的異本。

（四）「五山版⑥」、「五山版⑦」和「五山版⑧」

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有一南北朝刊本，只有一卷一冊，並非完本，也不詳是貞和三年或五年本，可稱「五山版⑥」。首頁有長形紅字「岡本藏書記」及「岡本藏書」二印記，又有長形「閻魔庵圖書部」印、正方形「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書」印、正方形「江風山月莊」等印記。公文書館內閣文庫也藏有南北朝刊本兩種，分別為貞和三年及五年之復刊本，前者（見列表「內閣文庫 B」）原屬昌平坂學問所本，僅一冊，恐亦非完本，可稱為「五山版⑦」；後者（見列表「內閣文庫 C」）原屬豐後佐伯藩主毛利高標本，有兩冊，應該是完本，可稱為「五山版⑧」。2012 年柳斌傑等輯有《日本五山版漢籍善本集刊》，全十四冊，其第九冊所含《雪峰空和尚外集》不分卷，據稱即是此南北朝刊本，由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臺大圖書館、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及中研院文哲所都分別購藏此套書，著錄者說第九冊之《雪峰空和尚外集》不分卷，是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藏南北朝刊本影印，可謂「五山版⑥」。但國會圖書館似只藏南北朝刊本一種，且只有上卷，⁵⁰ 實非完本。根據上述提要作者之描述，疑非國會圖書

⁵⁰ 見日本國會圖書館，<https://dl.ndl.go.jp/search/searchResult?featureCode=all&searchWord=%E9%9B%AA%E5%B3%B0%E7%A9%BA&fulltext=1&viewRestricted=0> (2022/2/16)

館之南北朝刊本。

（五）「安土桃山版」

京都府立總合資料館，藏有《東山外集》一卷一冊，其實就是《雪峰空和尚外集》，是安土桃山時代（1573-1603）刊印。此本每頁十行，每行二十字，外題左肩墨字《東山外集》，內題《雪峰空和尚外集》。卷首有手書淳熙戊戌季冬朔日惠〔慧〕昇之序，及「時庚寅中秋日前起廢住持黃龍雪村叟覺性書」之「又序」各一，⁵¹ 與「五山版②」甚為相似。根據著錄者之解說，該書收有慧空之「偈頌、法語、真贊、書簡」，在南北朝時代屢經刊行，目前有七種異本，而本書原是五山版。圖像封面顯示活字印刷之書名《東山外集》，右緣有「艸堂清嗣東山雪峰慧空久依圓悟、大慧二老，後於艸堂處發明。」⁵² 內部兩序文皆為手抄，而本文則為刻印。各頁上下左右頁緣及內文空白處都有註釋，各行亦有日式漢文訓讀的句讀。此本卷末不含跋文。據說有「天正辛卯（1592）五月日（以下不明）」之墨書，似乎是收藏者之手書。但不見於全書之圖像。

（六）「江戶刊本」

此本封面題為《東山外集》，分上下兩卷。現有兩種藏於日本國會圖書館，以下各以甲、乙本稱之。兩本皆為正楷字體，較為清晰。首頁皆有「瑞巖圓光禪寺藏書」長方形印，「帝國圖書館藏」正方形印、橢圓印及方形收藏者印，圓形購書時間印。收

⁵¹ 見京都府立總合資料館，<http://opacs.pref.kyoto.lg.jp/opac/book/493504> (2022/2/16)

⁵² 見京都府立總合資料館，http://www.archives.kyoto.jp/websearchpe/media/Original?cls=152_old_books_catalog&pkey=0000000196&ICls=150_media_old_books&IPkey=0000055298 (2022/2/16)

藏者印無法辨認。甲本卷首無覺性與慧昇之序文，卷末亦無惠然及梵僊之跋文。乙本卷首亦無覺性與慧昇之序文，但卷末有惠然及梵僊之跋文，字體皆甚清晰。但惠然之序文顯為手寫，有誤字。書之底頁有署名「山舟庵」草書題字，似云：「《東山外集》二冊，往時一隱軒濁翁東□□□□也」，時間為「享保六年（1721）辛丑閏七月中澣」。⁵³

（七）「龍藏寺本」及「明治抄本」

日本山口縣萩市宗教法人龍藏寺藏有《東山外集》一冊，亦即《雪峰空和尚外集》，可稱為「龍藏寺本」，是同縣香積寺之開山石屏子介（?-1381）據其所取得之元抄本彙錄而成。石屏子介是元朝人，於日本文保二年（1318）從東渡元僧靈山道隱（1255-1325）入日，於建長寺出家。他於元仁宗皇慶元年（1342）返元，參楚石梵琦等禪僧。日本延文元年（1356）再次入日，在山口縣香積寺開山，嗣香靈山道隱（1255-1235），⁵⁴ 為其法嗣。並改萩市的龍藏寺為臨濟禪寺。他的手抄本據說是他去世前三年（1378）完成抄寫，存龍藏寺。⁵⁵ 當時貞和三年（1347）刊本已經流行，故此本相當珍貴。椎名宏雄說他雖未見其書，卻見過相關介紹。⁵⁶ 筆者數年前在京都禪文化研究所印得福嶋文庫所藏之復抄本，係明治四十三（1910）年十二月九日手寫而成，卷首書名為《雪峰東山和尚外集》，卷末則為《福州雪峰東山空和尚外集》，可稱「明治抄本」。卷首有「住雷峰比丘

⁵³ 由於原行草不易辨識，筆者所讀容或有錯。

⁵⁴ 靈山道隱為雪巖祖欽（1216-1287）法嗣。他於 1319 年東渡日本，請住建長寺，拜於夢窗疎石（1275-1351）門下。

⁵⁵ 參看玉村竹二，《五山禪僧傳記集成》，頁 361。又山口縣文化財，https://bunkazai.pref.yamaguchi.lg.jp/bunkazai/detail.asp?mid=40054&pid=gs_ch (2022/2/17)

⁵⁶ 見椎名宏雄，〈《雪峰和尚外集》不分卷二冊解題〉，頁 663。

慧昇」之序文，但無覺性之序文。卷末無惠然及梵僊之跋文，但有署名「靜宇」之題識，略云：「明治四十三年十二月九日，據僧石屏手寫本而寫之。原寫本在萩龍藏寺。筆跡猶古，足為珍物。」

（八）「嵯峨本」

上文提及之「嵯峨印行本」，據川瀨一馬指出，是「五山版①」，是根據古本「五山版①」覆刻而成，原本的「此版留在嵯峨印行」等字樣仍殘留於覆刻本，可以為證。椎名宏雄據以推測「五山版①」為「嵯峨本」之復刊本。換句話說，「嵯峨本」刊行於「五山版①」之前，為「五山版①」所據。東北大學圖書館有藏，但著錄者將作者誤為唐僧雪峰義存。1933年東京巖松堂書店古典部編的昭和八年《古典》第一號目錄有著錄此書。題記說是室町時代末期刊行，但無刊記，無題簽，左上方署《東山外集》。每頁十行、每行二十字。保存狀態相對良好，朱墨點及起始處存有頭注。卷末有惠然及梵僊之跋文和「此版留在嵯峨印行」字樣之刊記，當為室町時代初期刊本的覆刻本。封面有「玄轍花押」等字。「花押」是以草字體書寫名字於文件之後以防偽之舉，又稱「押字」，常用於書狀、簡尺之後，從簡省以代名。⁵⁷故玄轍是人名之部分，只是不知是誰。封面內有「當陽九和尚依附也／陽山大和尚也」等字樣，似與花押者之名相關連。同樣的「玄轍花押」，也見於駒澤大學藏本。駒澤大學電子圖書館簡介該書說書名是《東山外集》一卷一冊，別名為《雪峰空和尚外集》。又說是足利初期刊，室町時代五山版，並謂雖宋淳熙五年（1178）刊本有惠然所作跋文，但不見於此本。簡介又說整個南北朝時期，有此書異版七種，細分可達八種。有「小汀文庫巖松

⁵⁷ 見〈執務類〉，《禪林象器箋》卷12，CBETA, B19, no. 103, p. 481a-b。

堂古典部波多埜扱斯書」之印章。⁵⁸

（九）其他

國家圖書館還有 1974 年製成之《雪峰空和尚外集》膠捲，說是「日本手抄本」，似乎與上文之貞元三年本並不相同。京都龍谷大學也有室町末期手抄本一冊，但非完本，應該是下卷的殘本，收藏於該校圖書館之貴重圖書部門。此本確切手抄時間不詳，卷末列有三十八位僧人名字，可能是參與手抄之僧人。其後有「規山」之四方鈐印及簽名，可能是負責手抄之寺主名。書眉上有字，係改正誤抄之字。正文內皆有朱筆斷句，文旁偶有朱筆日文假名，顯為訓讀之助。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皆以朱筆凸顯之。最前頁是偈頌部分，始於〈與璨上人〉前一首偈之後半。最末頁為書簡部分之〈答余才茂〉一書函，與各本同。

北京線裝書局於 2004 年出版了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的「宋集珍本叢刊」第四十冊亦含《雪峰空和尚外集》不分卷，說是「日本舊刻本」。「舊刻本」一詞，根據劉琳的題識看，其實就是收入《禪門逸書》之國家圖書館藏本之重印本，也就是貞和三年（1347）刊本。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於 2013 年交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域外漢籍珍本文庫」中的《日本五山版漢籍善本集刊》亦含不分卷之《雪峰空和尚外集》，是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日本南北朝時期刊本之影印本，在該集刊的第九冊。同年由南京市鳳凰出版社出版。金城宇主編的《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亦含《雪峰空和尚外集》，也是根據國家圖書館藏貞和三年（1347）刊本影印，在該叢刊的第四十九冊。以上諸種

⁵⁸ 見駒澤大學貴重圖書，http://repo.komazawa-u.ac.jp/opac/repository/collections/40851/?lang=0&mode=0&opkey=R164513181362108&idx=1&codeno=&fc_val=#?c=0&m=0&s=0&cv=0&r=0&xywh=710%2C851%2C1851%2C1473
(2022/2/17)

版本出現之時間、內容及收藏之大概，可以簡列如下表：

表 1 《雪峰空和尚外集》現存版本知見表

版本	時間	封面書名	卷／冊數	內容	文庫／原 A／復 B	叢刊影印
五山版①	貞和三年或之後	東山外集	不分卷二冊	本文、無序、二跋文 ⁵⁹	大東急紀念文庫	五山版中國禪籍叢刊
五山版①A	貞和三年	雪峰空和尚外集	二卷一冊	本文、無序文、二跋文	京大谷村文庫	
五山版②	貞和三年	雪峰空和尚外集	一卷一冊	本文、二序文、 ⁶⁰ 二跋文	臺灣國家圖書館、東洋文庫 A／B、	宋集珍本叢刊、禪門逸書，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
五山版③	貞和五年或之後	東山外集	一卷一冊	本文、三序文、 ⁶¹ 二跋文	成簣堂文庫 A／B、內閣文庫 A	五山版中國禪籍叢刊
五山版④	室町初期	東山外集	一卷二冊	本文、二跋文	駒澤大學	
五山版④A	室町初期	雪峰空和尚外集	二卷二冊	本文、二跋文	宮內廳書陵部 A	
五山版⑤	貞和五年	雪峰空和尚外集	一卷一冊	本文、一序文、 ⁶² 一跋文 ⁶³	宮內廳書陵部 B、積翠軒文	

⁵⁹ 「二跋」即惠然及梵僊之跋。

⁶⁰ 「二序」指的是覺性與慧昇之序。

⁶¹ 「三序」是覺性與慧昇之序以外，還有絕岸可湘之序。

⁶² 此「一序」為覺性之序。

⁶³ 此「一跋」為梵僊之跋。惠然之跋缺。

					庫、小 汀文庫	
五山 版㊤	南北朝	東山外集	一卷一 冊（非 完本）		內閣文庫 B	
五山 版㊤	南北朝	東山外集	一卷一 冊		日本國會 圖書館	日本五 山版漢 籍善本 集刊
五山 版㊦	貞和三 年	東山外集	一卷一 冊（恐 非完 本）		內閣文庫 C	
五山 版㊧	貞和五 年	東山外集	一卷二 冊			
安土 桃山 版	安土桃 山時代 （1573- 1603）	東山外集	一卷一 冊	本文、二 序、不詳 是否有二 跋	京都府立 總合資料 館	
江戸 刊本 甲	江戸時 代	東山外集	二卷二 冊	本文、無 序跋	日本國會 圖書館	
江戸 刊本 乙	江戸時 代	東山外集	二卷二 冊	本文、惠 然跋文一		
龍藏 寺本	1356- 1381	雪峰東山 和尚外集	一卷一 冊	本文、慧 昇序一、 無跋文	山口縣萩 市龍藏寺	
明治 抄本	明治四 十三年 1910	雪峰東山 和尚外集	一卷一 冊	本文、慧 昇序一、 無跋文	根據龍藏 寺本抄	福鳩文 庫
嵯峨 本	貞和三 年之前	東山外集	一卷一 冊	本文、無 序文、跋 文二	為五山版 ①之原本	

以上諸版本，當然未必是現存《雪峰空和尚外集》之所有版本，但數目已經不少，約略可見其書在日本流傳之廣，也可以解釋《雪峰空和尚外集》衍生出若干注疏之原因。這些衍生著作，都以《東山外集》名之，如《佛書解說大辭典》所錄之《東山外集條列》二卷，貞和五年刊，作者不明；《東山外集校訛》寫本一卷一冊，無著道忠（1653-1744）著，藏於京都妙心寺龍華院。又有《東山外集抄》三卷，一瑞中曇（?-1456）著，及《東山外集鈔》寫本十卷，義堂周信（1325-1388）撰，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有此書卷一至卷四，係南北朝時代寫本，正是「五山版」《雪峰空和尚外集》盛行之時見世，可以說是對該書的詮釋之作。⁶⁴ 義堂周信是玉村竹二所稱的「五山文學作者第一等人物」，他與絕海中津（1334-1405）號稱五山文學之「雙璧」，曾隨侍京都五山南禪寺住持黃龍派龍山德見（1285-1356）左右，⁶⁵ 對黃龍派四世雪峰慧空之著作自當略有所聞。其書雖然以書鈔為名，其實是註釋之作。經檢視目前殘存之四卷，可知作者考釋禪宗史事和文學掌故用力至深，解說亦甚為詳細，可略見雪峰慧空在內典與外學修養之豐富。至於無著道忠的《東山外集校訛》，依其內容看，實是針對元代泉州開元寺夢觀大圭（1304-1362）所作的《東山外集註解》而作，是則《雪峰空和尚外集》於元代仍流傳一段時間，至少有一種註解之作，且《東山外集》之名稱已為禪寺所熟知。⁶⁶

⁶⁴ 見小野玄妙等，《佛書解說大辭典》卷6，東京：大東出版社，1964年，頁201、311-312。《東山外集鈔》可見於日本國會圖書館，<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2532223> (2022/2/16)；《東山外集校訛》其實應稱《東山外集註解校訛》，可見於京都花園大學，<http://ga.hanazono.ac.jp/digitalbook/ryugein/069/HTML/list1.html> (2022/2/17)

⁶⁵ 參看玉村竹二，《五山禪僧傳記集成》，頁85-95。

⁶⁶ 按：夢觀大圭此作，未見於僧傳如《補續高僧傳》及燈錄如《繼燈錄》等，亦不載於明僧釋元賢（1577-1657）的《開元寺志》。

四、《雪峰空和尚外集》諸本序跋之比較

由於「五山版^②」的國家圖書館藏本《雪峰空和尚外集》是目前最通行的版本，但未必是最完整無訛誤的善本，所以要研究其書，就須參考別的版本來正其訛誤。此版本曾為法鼓山的「CBETA 電子佛典」負責人員輸入全文，頗有助於《雪峰空和尚外集》之研究。不過，因原本有誤字及缺字，而且只含兩序文，不含兩跋文，輸入後又未加標點，也未曾與他本校讀，所以使用時必須謹慎。茲取其兩序之全文與原本及他本校讀，並略加釋義、標點和訂正其誤如下：

(1) 覺性之序文

昔孔門曾參、孔伋傳道，而罕見其書，獨孟軻七篇〔者〕具在，學者講習，則知曾子、思同道者也。吾宗草堂，衍派黃龍，而語錄皆湮沒，因閱普燈，僅載一、二而已。余舊藏象骨《東山外集》，今刊《靈源筆語》之外，就以《外集》繡諸梓。學者觀東山機用，橫放若是，況於《內集》乎？觀東山鉗鎚，妙密若是，況於草堂乎？直須透得他中木蛇之毒處，便見風幡下狸奴搏鼠〔庄-十+（耜-耒）〕消息。時庚寅中秋日，前起廢住持黃龍雪村叟覺性書。

按：附加於〔〕之字，為後人所加，但〔孟子七篇者〕之「者」，原讀者寫成「着」，茲改正之。此序文之「搏鼠」後一字，諸本皆同，為《康熙字典》所無，疑是「底」之誤抄或變體。果真如此，則「便見」一句，或可讀成「便見風幡下狸奴搏鼠底消息」。⁶⁷序文中所涉及之人物，曾參是孔子弟子，孔伋

⁶⁷ 句尾有「底消息」之句，在禪籍中俯拾即是。譬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8A，就有許多此類句子如下。p. 817a28-29：「作

（483BCE-402BCE）是孔子之孫子思，也是孔鯉（532BCE-483BCE）之子。草堂是上文所說的草堂善清；「衍派」指其師承流派，因是黃龍三世，故稱「衍派黃龍」。其他如名稱「象骨」，上文已註明是雪峰寺之原名。《靈源筆語》是靈源惟清的書尺集。時間「庚寅」是孝宗乾道六年庚寅（1170）。

（2）慧昇之序文

東山和尚以百千三昧〔欲〕置毫端，縱橫變態，得從上佛祖不傳之妙，凡〔凡〕有一言一句，叢林爭以傳習〔誦〕。侍郎曾公謂「其深蜜伽陀妙」，天下乃信然矣。而其道高一世，俯視諸方；平居面目嚴冷，學者不可得而親近，或遭喝罵而出，此真善知識慈悲〔也〕。慧昇嘗獲侍其誨藥，臨寂之時，以其親刪《語錄》相受〔授〕。尚有偈語、書、贊不入錄者，〔皆〕斟酌古今，發揚蘊奧。禪衲競編，烏焉成馬。念〔余〕欲鏤正，以廣其傳，今始符〔斯〕願，亦季子挂劍之義矣！於戲！真正法眼藏，不類常流，故大惠〔慧〕老人，每以東山為稱。今信〔道〕者，咸生敬仰。乃知南陽之鐘不待扣而鳴也！淳熙戊戌季冬朔日，住雷峯比丘慧然〔昇〕敬書。

按：文中附加於〔〕之字，是後人於「國家圖書館本」此序

麼生是三寶現世底消息」、p. 833a1：「這箇是天童和尚末後把斷要津全提底消息」、p. 845a27：「作麼生是露底消息」、p. 889b28：「便是觀音入流亡所底消息」、p. 902a6：「得如此時，却是箇好底消息」、p. 909b4：「這信得及處，便是超生死越苦海底消息」、p. 916a16：「異日忽然向紙墨文字上，識得教外別傳底消息」、p. 925c5-6：「此語亦是臨時被達磨拶出底消息」p. 931c23-24：「沒巴鼻無滋味肚裏悶時，便是好底消息也」、p. 933c5-6：「莫見如此境界便退心，如此境界正是成佛作祖底消息也」、p. 934c9：「不出左右書中寫來底消息。」

文欲嵌入或刪改之字，如「置毫端」作「置於毫端」；「傳習」作「傳誦」；「此真善知識慈悲」作「此真善知識慈悲也」；「相受」作「相授」。「斟酌古今」作「皆斟酌古今」；「念欲」作「余欲」；「斯願」之「斯」，原字不清晰，特予重寫；「大惠老人」作「故大慧老人」；「今信者」作「今信道者」；「惠然」作「慧昇」。凡此之類，「明治抄本」皆因之。此外，「凡有」當作「凡有」，只見於「明治抄本」。至於序中所述及之兩位人物，侍郎曾公是上文所說陸游之師茶山居士曾幾。大慧老人自然是大慧宗杲。淳熙戊戌是孝宗淳熙五年（1178），在覺性序文八年之後。

「五山版②」的國家圖書館本之兩篇跋文，「CBETA 電子佛典集成」工作群並未輸入，且原文多字難以辨識，茲取京都大學「谷村文庫」所藏之「五山版①A」之抄本、國會圖書館「江戶刊本乙」分別所含兩跋文比對，來解讀國家圖書館本「五山版②」之跋文，可略見其差異如下：

（1）惠然之跋文

「五山版①A」	「江戶刊本乙」
惠然頃在双徑日，有衲子袖東山老人送行偈頌相示，遂獲敬觀，如在其傍聽法藥亡異，慨嘆久之！	惠然頃在双徑日，有衲子袖東山老人送行偈頌相示，遂獲敬觀，如在其傍聽法藥亡異，慨嘆久之！
叢林不復見此老人矣！求書其後。	叢林不復見此老人異！求書其後。
惠然是時赴巖間之請，迫於行色，因和其韻，有言：	惠然是時赴巖間之請，迫猶行色，因和其韻，有云：

『願君此偈勿流傳，為渠除卻閑名字。』好今覽全篇，亦如是言。禪者觀之，宜著精彩。始知自菴老子善用其心，可庵病僧錯下注腳。淳熙戊戌歲臘月旦日，巖下庵居比丘惠然謹言。 ⁶⁸	『願君此偈勿流傳，為渠除卻閑名字。』好今覽全篇，亦如是言。禪者觀之，宜著精彩。始知自菴老子善用其心，可庵病僧錯下注腳。淳熙戊戌歲臘月旦日，巖下庵居比丘惠然謹言。 ⁶⁹
--	--

按：兩本跋文比對之後，除「好今」皆當作「如今」外，有若干相異之處，以粗體字表示之。可注意的是「叢林不復見此老人矣！求書其後」一句，及「迫於」一句較通。「有云」，較符國家圖書館本「五山版㊟」之原字。

至於惠然之身分，根據〔明〕徐燊的《雪峰志》，是雪峰當山第二十四代住持，⁷⁰但他於淳熙元年（1174）示寂，怎可能於淳熙五年戊戌歲（1178）臘月旦日作此跋文？疑徐燊可能誤記其示寂時間。因為惠然是在前任慧日蘊聞（?-1179）於乾道五年己丑歲（1169）移住雙徑後入住雪峰的，而他的後任是淳熙七年庚子歲（1180）當山的，所以他在淳熙五、六年應該還在，才能寫此跋文。如若不然，則此《雪峰志》之惠然，恐非跋文之作者。至於「自菴老子」，應指天童如淨（1163-1228）之法嗣自菴師楷

⁶⁸ 見京都大學「谷村文庫」所藏之「五山版㊟A」，頁 89 上-下。京都大学貴重資料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谷村文庫」藏《東山外集》，<https://rmda.kulib.kyoto-u.ac.jp/item/rb00009476#?c=0&m=0&s=0&cv=0&r=0&xywh=-1377%2C-114%2C5824%2C2275> (2022/2/15)。按：頁 89 下，有眉批云：「大慧弟子雪峰惠然。可庵見宗派」。

⁶⁹ 見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之「江戸刊本乙」，頁 53 上-下。日本國會圖書館，<https://dl.ndl.go.jp/search/searchResult?featureCode=all&searchWord=%E9%9B%AA%E5%B3%B0%E7%A9%BA&fulltext=1&viewRestricted=0> (2022/2/16)

⁷⁰ 〔明〕徐燊，《雪峰志》卷 5，頁 133：「第二十四代惠然禪師，侯官黃氏子。乾道五年當山，淳熙元年示寂，壽七十四，臘五十一。」

（生卒年不詳）。「可庵病僧」或指繼大慧住持徑山的佛慧可庵
 衰禪師（生卒年不詳），為何稱「病僧」則不詳。

（2）梵僊之跋文

「五山版㊦A」	「江戸刊本乙」
東山和尚自於踈山踏着木蛇， 遭其一口，既乃去死無幾，痛 定之後，便解拈頭作尾，拈尾 作頭，正所謂『雖是死蛇，解 弄也活。』由是叢林之士，鮮 有不受其毒氣，自為迷悶，欲 窺其斑者。	東山和尚自於踈山踏着木蛇， 遭其一口，既乃去死無幾，痛 定之後，使解拈頭作尾，拈尾 作頭，正所謂『雖是死蛇，解 弄也活。』由是叢林之士，鮮 有不受其毒氣，自為迷悶，如 窺其斑者。
數百年後，流於扶桑。有契充 書記，那滋其毒於一切，以殘 涎剩沫化緣，以鉸於梓。其事 未畢而輒南詢。而後，元圭首 座曰：『奈何有其頭而無其 尾，使人胡為而拈弄也耶？』 於是為其續之，乃使梵僊為添 此足耳。丁亥七月書于建長方 丈。 ⁷¹	數百年後，流於扶桑。有契充 書記，所流其毒於一切，以殘 涎剩沫化緣，以鉸於梓。其事 未畢而輒角詢。而後，元圭首 座曰：『奈何有其頭而無其 尾，使人胡為而拈弄也耶？』 於是為其續之，乃使梵僊為添 此足耳。丁亥七月書于建長方 丈。 ⁷²

⁷¹ 見京都大學「谷村文庫」所藏之「五山版㊦A」，頁 90 上-下。京都大学貴重
 資料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谷村文庫」藏《東山外集》，<https://rmda.kulib.kyoto-u.ac.jp/item/rb00009476#?c=0&m=0&s=0&cv=0&r=0&xywh=-1377%2C-114%2C5824%2C2275> (2022/2/15)

⁷² 見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之「江戸刊本乙」，頁 54 上-下。日本國會圖書館，
<https://dl.ndl.go.jp/search/searchResult?featureCode=all&searchWord=%E9%9B%AA%E5%B3%B0%E7%A9%BA&fulltext=1&viewRestricted=0> (2022/2/16)

按：以上兩本跋文之解讀，亦有相異之處，以粗體字表示之。除「南詢」可確定無誤之外。「如窺其斑」似較通順。而「那滋」或「所流」意思都不明。⁷³

至於此跋所提到的人物，如契充書記，元圭首座，雖都是建長寺僧，但契充生平事蹟無可考，元圭之名號是元圭方涯（生卒年不詳），為臨濟僧，曾參約翁德儉（1244-1319），為其法嗣。跋文作者竺仙梵僊已詳上文。

五、結論

以上之討論顯示《雪峰空和尚外集》或《東山外集》有五山版本及非五山版本多種。雖然它是雪峰慧空在其《雪峰空和尚語錄》之外的著作，但由於內容與一般的禪僧語錄類似，含頌古、偈頌、真贊、法語和書簡，而不含詩文，與含有詩文之《北磻外集》和《淮海外集》相比，頗有不同。故有些版本，譬如京大「谷村文庫」的「五山版①」，就被視為《東山語錄》的一部分。此外，各版本之卷數與冊數亦有不同，有不分卷二冊、二卷一冊、一卷一冊、一卷二冊、二卷二冊等等。序文和跋文之併入，亦有差別，有含二跋無序者（「五山版①、①A、④、④A」）、有含二序二跋者（「五山版②」）、有含三序二跋者（「五山版③」）、有含一序一跋者（「五山版⑤」）、有序跋全無者（「江戶刊本甲」）、有含跋文一而無序者（「江戶刊本乙」）、有含序文一而無跋者（「龍藏寺本」、「明治抄本」）、有含跋文二而無序者（「嵯峨本」），還有含二序但不詳是否有二跋者（「安土桃山版」），不一而足。

上述各版本的兩篇序跋，是宋僧覺性和慧昇之序各一篇，宋僧惠然和赴日僧竺仙梵僊之跋文各一篇。「五山版③」的第三篇

⁷³ 按：「那」字筆者不能確定是否讀對。

序文，是宋僧絕岸可湘之作。這些序跋是了解《雪峰空和尚外集》在南宋與日本刊刻過程之所必讀，但似乎一直被當今重新影印各本之負責人所誤解，讀此書者不可不知。此外，《雪峰空和尚外集》之內容雖然大體上與一般禪師語錄類似，但偈頌所佔篇幅最多，也具有較高的歷史與文學價值。至於各版本內文之文本是否有差異之處，筆者之觀察是「五山本」基本上大同小異，「江戶刻本」及「明治抄本」有若干誤刻與誤抄之處，於另文專論慧空之偈頌和其他文體時一併討論之。

附錄

《雪峰空和尚外集》封面、扉頁、序跋和底頁等影像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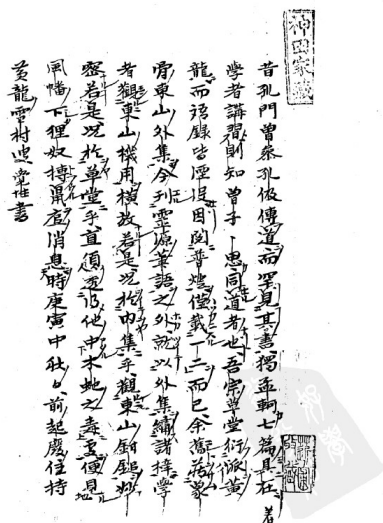


圖 1 國家圖書館典藏《雪峰空和尚外集》扉頁覺性序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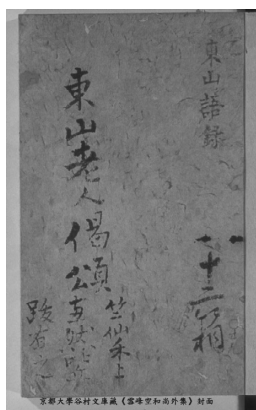


圖 2 京都大學谷村文庫藏《雪峰空和尚外集》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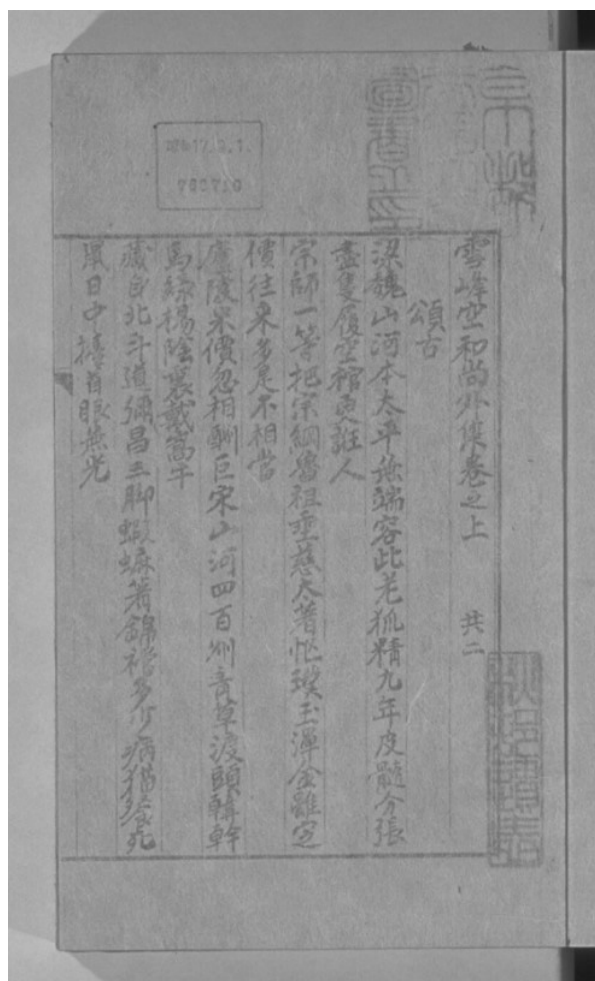


圖3 京都大學谷村文庫藏《雪峰空和尚外集》扉頁



圖 4 日本國會圖書館江戶時期刊兩卷本《東山外集》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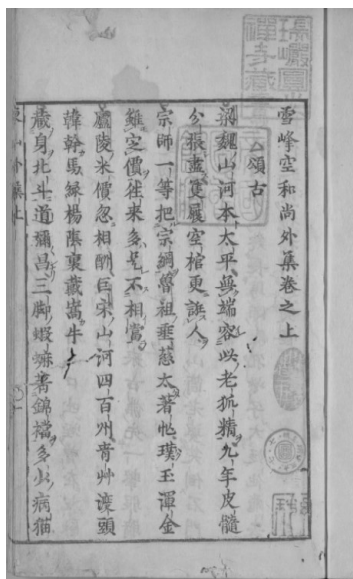


圖 5 日本國會圖書館江戶時期刊兩卷本《東山外集》扉頁



圖 6 日本國會圖書館藏五山版一卷本《雪峰空和尚外集》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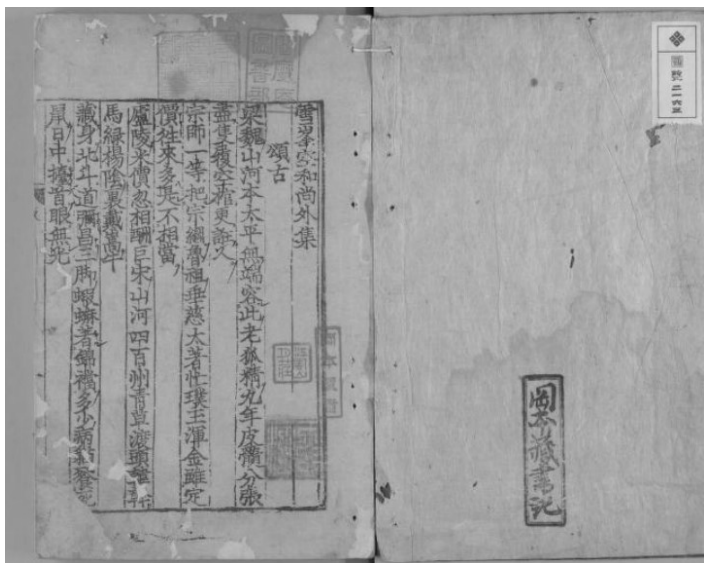


圖 7 日本國會圖書館藏五山版一卷本《雪峰空和尚外集》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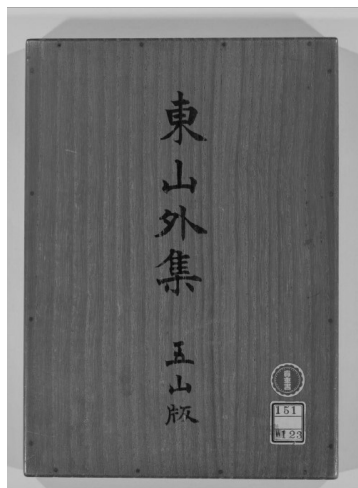


圖 8 駒澤大學五山版《東山外集》藏書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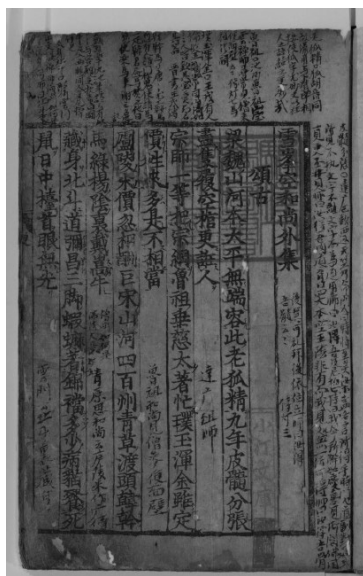


圖 9 駒澤大學五山版《東山外集》扉頁

惠然以在歟經曰子袖
東山空人遂以偶於相和遂
後家歟如在空傷於法案止
星恍恍久之禁禁不復見此
冬人空能空冬後重後冬時都
空空之清道行以是因空

圖 10 國家圖書館典藏《雪峰空和尚外集》卷末惠然跋文前頁

東山和尚自於疎山蛇看
木蛇遭其一口咬乃生死
無幾痛定之後便解於
頭作尾拈尾作頭正可
謂雖是死蛇解弄之法

圖 11 國家圖書館典藏《雪峰空和尚外集》梵僊跋文前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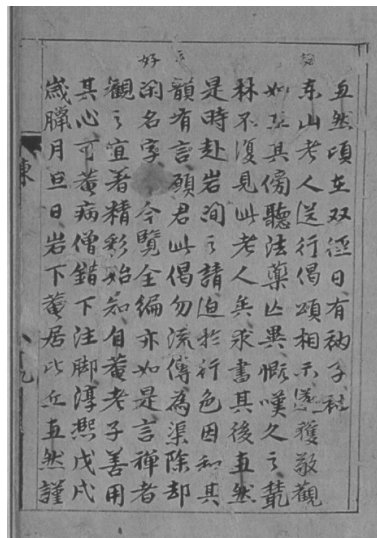


圖 12 京都大學谷村文庫藏《雪峰空和尚外集》惠然跋文前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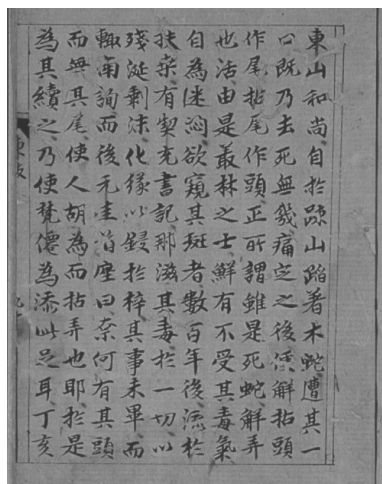


圖 13 京都大學谷村文庫藏《雪峰空和尚外集》梵僊跋文前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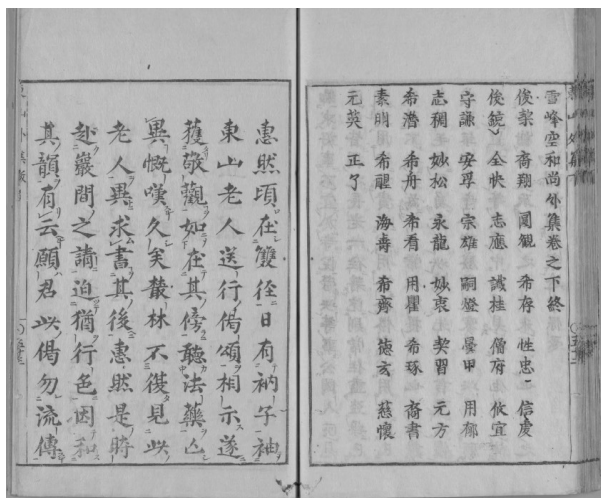


圖 14 日本國會圖書館江戸時期刊兩卷本《東山外集》惠然跋文
前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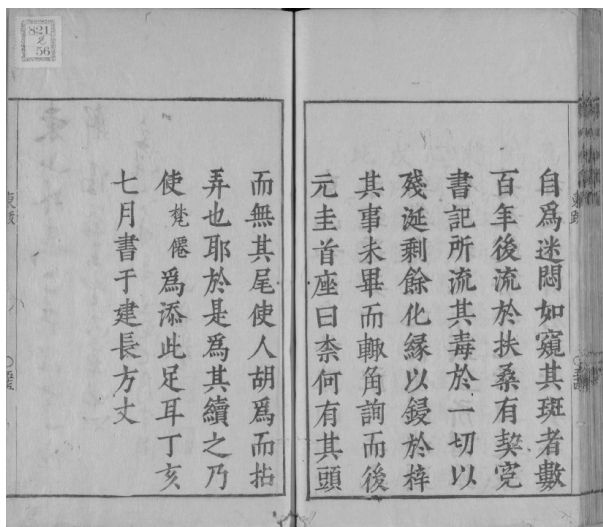


圖 15 日本國會圖書館江戸時期刊兩卷本《東山外集》梵僊跋文
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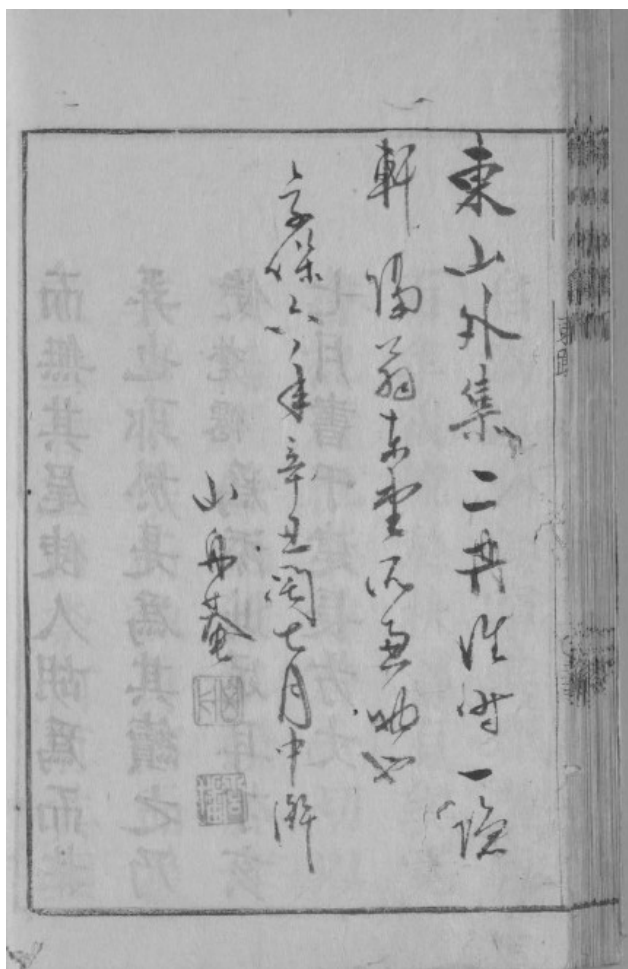


圖 16 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江戸時期刊兩卷本《東山外集》底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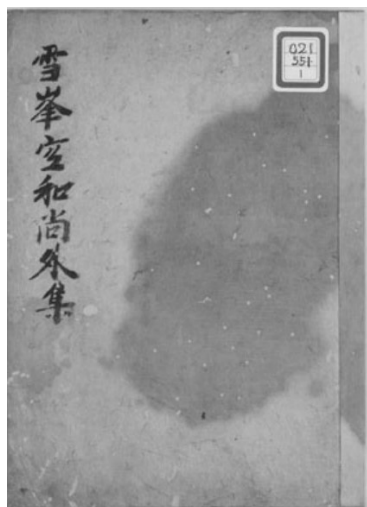


圖 17 京都龍谷大學藏手抄《雪峰空和尚外集》殘本封面



圖 18 京都龍谷大學手抄本《雪峰空和尚外集》殘本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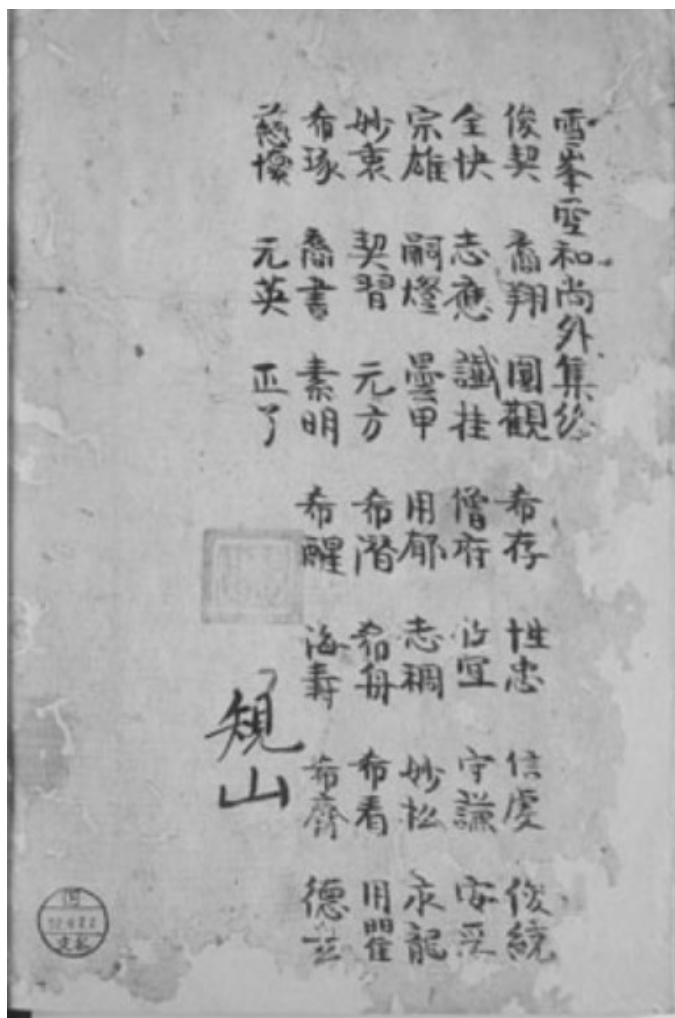


圖 19 京都龍谷大學藏手抄本《雪峰空和尚外集》殘本底頁

引用書目

藏經原典或古籍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19.Q3 版。

SAT 大正新脩大藏經テキストデータベース，2008 版（SAT 2008）。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8A。

《禪林寶訓》，CBETA, T48, no. 2022。

《景德傳燈錄》，CBETA, T51, no. 2076。

《鐔津文集》，CBETA, T52, no. 2115。

《禪林寶訓合註》，CBETA, X64, no. 1263。

《雪峰義存禪師語錄》，CBETA, X69, no.1333。

《雪峰慧空禪師語錄》，CBETA, X69, no. 1345E。

《絕岸可湘禪師語錄》，CBETA, X70, no. 1384。

《嘉泰普燈錄》，CBETA, X79, no. 1558。

《五燈會元》，CBETA, X80, no. 1564。

《羅湖野錄》，CBETA, X83, no. 1577。

《雲臥紀談》，CBETA, X86, no. 1610。

《叢林盛事》，CBETA, X86, no. 1611。

《人天寶鑑》，CBETA, X87, no. 1612。

《名公法喜志》，CBETA, X88, no. 1649。

《禪林象器箋》，CBETA, B19, no. 103。

《竺僊和尚語錄》，SAT, T80, no. 2554。

《十國春秋》，〔清〕吳任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方輿勝覽》，〔宋〕祝穆，《中國古代地理總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2003 年。

《全閩詩話》，〔清〕鄭方坤，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物初賾語》，〔宋〕釋大觀。京都：駒澤大學藏本；許紅霞整理標點本，《珍本宋集五種：日藏宋僧詩文集整理研究》下冊。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

《後村先生大全集》，〔宋〕劉克莊，《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 年。

《茶山集》，〔宋〕曾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茶山集提要〉，〔宋〕曾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

《雪峰志》，〔明〕徐燾。臺北：明文書局，1980 年。

《雪峰空和尚外集》，〔宋〕釋慧空，《禪門逸書》影印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本。臺北：明文書局，1980 年；《五山版中國禪籍叢刊》本。京都：臨川書店，2013 年；《日本五山版漢籍善本集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2013 年。

中日文專書、譯著、論文或網路資源等

小野玄妙等（1964）。《佛書解說大辭典》。東京：大東出版社。

玉村竹二（2003）。《五山禪僧傳記集成》，新裝版。京都：思文閣出版社。

李之亮（2001）。《宋福建路郡守年表》。成都：巴蜀書社。

李國玲（2007）。《宋僧著述考》。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椎名宏雄（2013）。〈《雪峰和尚外集》不分卷二冊解題〉，《五山版中國禪籍叢刊》10。京都：臨川書店。

黃啟江（2010a）。《一味禪與江湖詩——南宋文學僧與禪文化之蛻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2010b）。《文學僧藏叟善珍與南宋末世的禪文化》。臺北：新文豐。

——（2013）。《靜倚晴窗笑此生：南宋僧淮海元肇的詩禪世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2015）。《北宋黃龍慧南禪師三鑰——宗傳、書尺與年譜》。臺北：學生書局。

葉德輝（1999）。《書林清話》，重印本。北京：中華書局。

嚴佐之（2008）。《近三百年古籍目錄輯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山口縣文化財，https://bunkazai.pref.yamaguchi.lg.jp/bunkazai/detail.asp?mid=40054&pid=gs_ch (2022/2/17)
- 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藏書印數據庫，http://dbrec.nijl.ac.jp/CSDB_40503 (2022/2/15)
- 日本國會圖書館，<https://dl.ndl.go.jp/search/searchResult?featureCode=all&searchWord=%E9%9B%AA%E5%B3%B0%E7%A9%BA&fulltext=1&viewRestricted=0> (2022/2/16)
- 京都大学貴重資料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谷村文庫」藏《雪峰空和尚外集》（封面題名《東山外集》），<https://rmda.kulib.kyoto-u.ac.jp/item/rb00009476#c=0&m=0&s=0&cv=0&r=0&xywh=-1377%2C-114%2C5824%2C2275> (2022/2/15)
- 京都大學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query=%E9%9B%AA%E5%B3%B0%E7%A9%BA%E5%92%8C%E5%B0%9A> (2022/2/15)
- 京都大學圖書館，http://kuline.kulib.kyoto-u.ac.jp/index.php?page_id=15#catdb1-RB00009476 (2022/2/15)
- 京都府立総合資料館，<http://opacs.pref.kyoto.lg.jp/opac/book/493504> (2022/2/16)
- 京都府立総合資料館，http://www.archives.kyoto.jp/websearchpe/mediaOriginal?cls=152_old_books_catalog&pkey=0000000196&1Cls=150_media_old_books&1Pkey=0000055298 (2022/2/16)
- 《東山外集鈔》，日本國會圖書館，<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2532223> (2022/2/16)
- 《東山外集校訛》／《東山外集註解校訛》，京都花園大學，<http://ga.hanazono.ac.jp/digitalbook/ryugein/069/HTML/list1.html> (2022/2/17)
- 駒澤大學貴重圖書，http://repo.komazawa-u.ac.jp/opac/repository/collections/40851/?lang=0&mode=0&opkey=R164513181362108&idx=1&code no=&fc_val=#?c=0&m=0&s=0&cv=0&r=0&xywh=710%2C851%2C1851%2C1473 (2022/2/17)

An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Various Editions of *Xuefeng Kong Heshang Waiji*

Chi-chiang Hu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Hobart and William Smith Colleges

Abstract

The *Xuefeng Kong Heshang Waiji* or *Dongshan Waiji* authored by Chan master Xuefeng Huikong (1096-1158) is one of the many Song Dynasty Chan texts circulated in the Gozan Japan. The text did not receive Buddhist and Chan scholars' attention until it was included in the *Chanmen Yishu*. However, the *Chanmen Yishu* edition, which is a reprint of a "Gozan edition" preserved in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s but one of many "Gozan editions" produced or reproduced in the Gozan Japan. For this reason, this particular edition cannot be referred to as "the Gozan edition." This author, after examining various editions, divides the different Gozan editions into "Gozan edition ①," "Gozan edition ②," "Gozan edition ③," etc., and discusses them along with other editions such as the "Azuchi-momoyama edition," the "Edo edition," the "Meiji transcript edition," and the "Saga edition."

Aside from the differences in fascicles, such a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ndivided fascicle, one fascicle, and two fascicles, the primary structural dissimilarities are in the numbers and groupings of prefaces and colophons, such as no preface, one preface, two prefaces, or three prefaces joined with either no colophon, one colophon, or two colophons. The author discusses all these variations in detail, hoping the further study of this text, which was transposed to Japan long time ago, can benefit from this article.

Xuefeng Huikong was a Chan monk of the Huanglong lineage and was active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transition. He was the dharma heir of Caotang Shanning (1057-1142), grandson-in-dharma

of Huitang Zuxin (1025-1100), and great grandson-in-dharma of Huanglong Huinan (1002-1069), thus belonging with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the Huanglong lineage, which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Song Chan and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action of Sino-Japanese Chan/Zen culture. In this light, he and this text of his cannot be taken lightly. Given that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ost-Northern Song Huanglong lineage has scarcely been heeded by Chan scholars and that the book, also known as *Doshan Waiji* because Xuefeng Huikong was well-known for his epithet Kong Dongshan, is the work of a monk of the Huanglong lineage, it was circulated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transition, and was circulated in Japan with many editions for a long time. As the text is of an undeniably exceptional value, its many editions merit this author's critical study and discussion.

Keywords

Xuefeng Huikong, Xuefeng Kong Heshang Waiji, Doshan Waiji, Gozan edition, Huanglong lineage